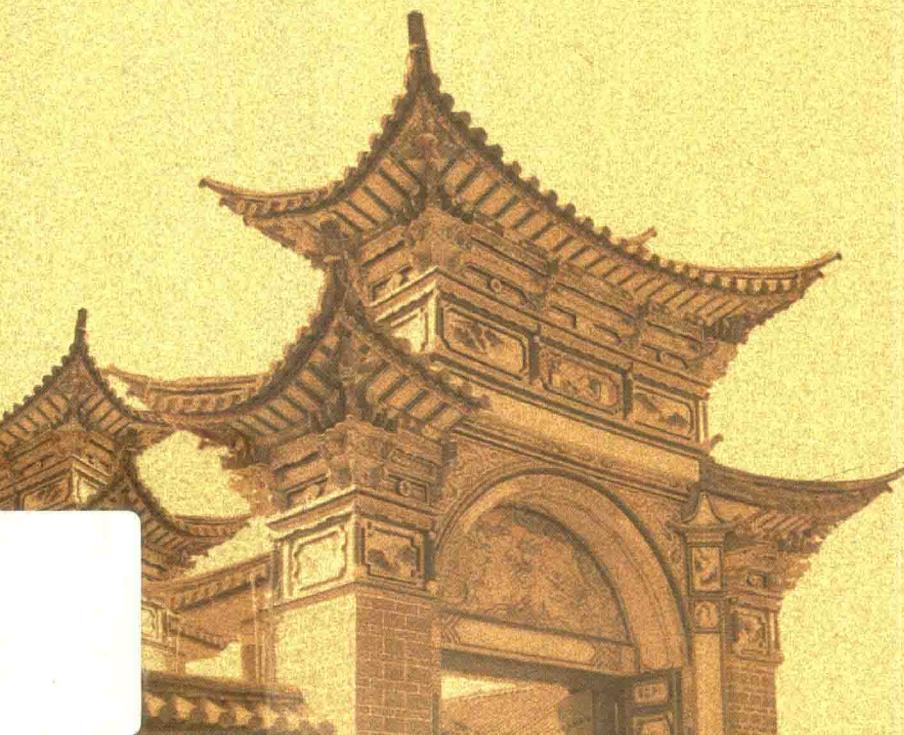


白族民间长诗研究

王建华 ◎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



白族 民间长诗研究

王建华 ◎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族民间长诗研究 / 王建华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5482-2024-4

I. ①白… II. ①王… III. ①白族—叙事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9579号

策划编辑：柴 伟

责任编辑：陈 曜

封面设计：周 眇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221千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2024-4
定 价：38.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国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65031070 6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本书获大理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用新的视角研究白族 民间长诗（代序）

张锡禄

王建华女士是大理学院文学院的教授，教书育人，工作很有成绩。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研究起了白族民间长诗，并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令人欣喜的是，研究项目被列入“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立项资助。这是不容易的！经过几个寒暑的努力，她拿出了成果——《白族民间长诗研究》，经专家评议，推荐修改后出版。她拿着书稿请我写篇序，因为我多年关心白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曾为她的研究鼓劲与喝彩，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白族的民间文学是丰富多彩的，令人惊异的是，白族民间长诗也相当丰富多彩。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都很重视民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经过大批民间文学工作者近七十年的努力，民族民间文学收集工作成绩斐然。各种版本的《白族民间故事》相继出版，很受读者欢迎，常常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民间长诗文集之类的也出版了十多部，同样走红！其中，以《白族文学史》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研究高峰，而以长诗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

白族文学不仅在国内受到重视，在国际上也有

一定的地位。以日本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际著名的民族文化学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名誉教授君岛久子女士就把李大钊之女李星华等收集整理的《白族民间故事》全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公开出版，深受欢迎，并引起国际学界对白族文学的持久关注。时至今日，我有一群朋友，如亚洲民族文化研究会冈部隆志会长、工藤隆教授、福冈大学甲斐胜二教授等都在做白族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且近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年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白族民间文学时，深受阶级斗争等理论的影响，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事物片面化，用单纯的阶级分析代替内涵丰富的民间文学、民族文化，看不到其产生的典型时代、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因此，研究也难以深入。

读完王建华女士的书稿，我欣喜地看到，她用了一种较新的方式来释读白族民间长诗。

她指出：《创世歌》是白族的原始世系和原始生活的追忆。此类长诗强烈地试图回答“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老祖先是怎样的生活”等追根溯源的问题，体现了白族先民质朴的宇宙意识、生命意识、生产生活习俗，认为这是一种寻根的文学。这是正确的，其视角是民族学、人类学与文学的结合。

《出门调》，是行人歌，是思乡曲；是贫寒家庭外出打工者夫妻间离愁别恨的真实记录，又是夫妻笃爱的咏叹调。

《鸿雁带书》则是长篇的“思妇诗”。

既然有悲，那么肯定有喜，《月里桂花》就是

一首美丽欢快的爱情进行曲。其视角是民族心理学与文学的结合。

宣扬传统道德是白族民间长诗的重要主题。这需要民族宗教学与文学的结合。

《黄氏女对金刚经》通过佛教讲了妇道；《十月怀胎》讲的是孝道，是感恩；《劝夫曲》劝告人戒烟、戒赌。

这样，王建华心目中的白族民间长诗就成了一条历史的长河，它从远古的洪荒年代流出，至今还在哗哗作响；它是生活的写照，既有悲伤也有欢畅；它是精神的食粮，千百年来一直在白族民间传唱；它是宗教神圣的殿堂，外来的与本土的宗教都希望将它作为讲坛。

我还高兴地读到，王建华女士将白族民间长诗与汉族的一些长诗作了比较研究，这是很有意义的。如，把白族的《青姑娘》与汉族的《孔雀东南飞》作了比较。因为王建华女士长期讲授汉族文学，在这部分中她显得驾轻就熟，分析得周到贴切。

最后，我觉得有独创性的是本书的第五章。她认为长诗提供了解读白族族群的别样途径，体现了白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包容性，彰显了走向世界的新渠道。这些都是王建华女士研究的创新性见解。可以说，这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研究白族民间长诗的新著，值得赞扬与推荐。

当然，本书也有所不足，主要是著者对白族民间社会调查了解得还不深，尤其对过去妇女生活的压力、婆媳关系的复杂性难以理解，因而对一些“苦媳妇”题材的作品难以作深入的分析。这不是

王建华女士的错，因为那是她们这些已经生活在今天幸福生活中的新一代人没有体验过的生活。今天，一个有道德品质、有独立工资收入、有固定工作岗位的知识女性，常常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真不知旧时媳妇受恶婆虐待之苦。这是正常的。

生活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有新的生活、新的体验、新的视觉，可以对已有的文学作品作新的研究，王建华女士已经作出大胆并成功的尝试，我们期待着她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我们正在期待……

2014 年三月街期间

于大理学院教师宿舍 423 号“种书第”

(张锡禄，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资深白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

目 录

第一章 白族民间长诗概述

第一节 白族民间长诗释义 / 3

 一、关于“民间长诗”的争议 / 3

 二、白族民间长诗的界定 / 4

第二节 白族民间长诗概览 / 12

 一、白族民间长诗的文本情况 / 13

 二、白族民间长诗的思想内容 / 16

 三、白族民间长诗的艺术特色 / 21

 四、白族民间长诗的存在形态 / 34

第三节 白族民间长诗研究概况 / 37

 一、白族民间长诗的文本收集情况 / 37

 二、白族民间长诗的研究情况 / 41

 三、白族民间长诗的相关研究组织及流播情况 / 45

 四、白族民间艺人集萃 / 46

第二章 白族民间长诗中的历史回响

第一节 《创世歌》：白族的根谱和史书 / 55

 一、体现了白族先民质朴的宇宙意识、生命意识 / 56

 二、承载了白族人民特殊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 / 60

 三、折射了白族人民曾经的婚姻关系、文化包容 / 66

第二节 《出门调》：一首颇具档案价值的白族民间长诗 / 70

一、贫寒生活的真实写照 / 73

二、生存方式的辛酸记载 / 75

三、夫妻笃爱的深情咏叹 / 80

第三章 白族民间长诗中的婚恋歌咏

第一节 《鸿雁带书》：一首白族民间“思妇诗” / 87

一、“思妇”题材的民间传唱 / 87

二、“思妇”形象的民间塑造 / 89

三、现实意义 / 92

第二节 《黄氏女对金刚经》：白族民间版的《人鬼情未了》 / 93

一、《黄氏女对金刚经》的文本情况及研究概述 / 93

二、生与死的面对：《黄氏女对金刚经》思想内涵评析 / 97

三、实与虚间驰骋：《黄氏女对金刚经》艺术魅力欣赏 / 111

第三节 《青姑娘》：一首意蕴深厚的白族民间长诗（兼与《孔雀东南飞》比较） / 122

一、研究概况及问题的提出 / 122

二、婆媳关系的普泛：悲剧冲突的别样解读 / 125

三、婆媳的权力地位：悲剧冲突的先在前提 / 127

四、婆媳的微妙心理：悲剧冲突的核心所在 / 132

五、现实意义 / 135

第四节 《月里桂花》：一首美丽欢快的白族民间长诗 / 137

一、美丽欢快的爱情进行曲 / 138

二、别致构想中的华丽转身 / 142

三、对比视野下的别样审美 / 145

第四章 白族民间长诗中的道德传唱

第一节 《十月怀胎》等：规劝孝道感恩的长诗 / 151

一、《十月怀胎》与《戒养》的大致对比 / 152

二、《十月怀胎》中的道德主题：“孝道感恩” / 155

三、其他长诗中的“孝道感恩”思想 / 158

第二节 《劝夫曲》等：规劝戒赌戒烟的长诗 / 161

第三节 《稻子曲》等：规劝耕读传家的长诗 / 167

第四节 《莫欺人》等：规劝睦邻仁爱的长诗 / 173

第五章 白族民间长诗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节 白族民间长诗中的女性意识 / 183

一、白族妇女在爱情追求中的角色定位 / 183

二、白族妇女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意识 / 184

三、白族妇女在历史变迁中的价值判断 / 186

第二节 白族民间长诗意义探析 / 188

一、提供了解读白族族群的别样途径 / 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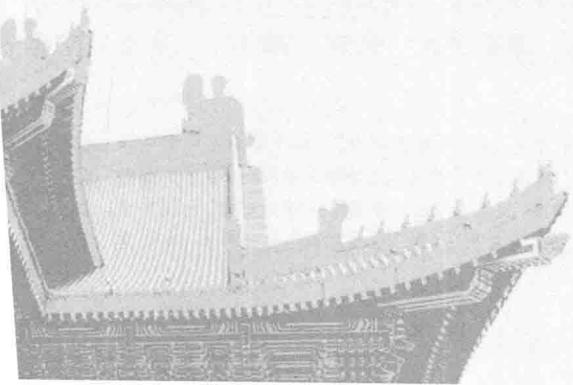
二、体现了白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包容性 / 190

三、彰显了白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渠道 / 192

参考文献 / 195

后 记 / 199

第一章 白族民间长诗概述



白族民间长诗是丰厚的白族文化体系、多彩的白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淀悠久，意蕴深厚，至今仍在白族地区或以书面形式，或以口头表演广为流传，与白族人民的生活、节日、民俗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直存活在白族人民心中，承载着白族的历史文化、生产生活、伦理道德、爱情婚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取向、道德追求等，“是一个民族自然而共同心音的表现”，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白族民间文学和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第一节 白族民间长诗释义

一、关于“民间长诗”的争议

关于民间长诗的定义及分类曾存在过分歧，好多专家学者都对此进行过争论和探讨。刘守华先生、巫瑞书先生在1997年5月出版的《民间文学导论》一书中，分章讲到“民间叙事长诗”（第十三章）、“民间抒情长诗”（第十四章），并将此两章与第十二章的“史诗”并列。从中可看出，该书对民间长诗的分类，但究竟何为民间长诗，没有给出明确定义。^①

钟敬文先生在1998年12月出版的《民俗学概论》一书中设专章介绍“民间口头文学”，其中谈道：“民间长诗可分民间叙事诗与民间抒情长诗二类”，并进一步分别介绍了民间叙事诗与民间抒情长诗的特征与分类，至于民间长诗本身的定义仍未谈及。^②

段宝林先生曾在《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中国史诗博览》专著中对民间长诗作出过明确的定义，认为：“民间长诗是劳动人民口头流传的长篇诗歌创作，在民间歌谣、传说故事和民间谚语等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民间长诗包括抒情长诗和叙事长诗两大类。”^③“‘民间长诗’是民间创作中的长篇韵文作品。”^④并坦诚：“这个概念是笔者提出的，以篇幅的长短来把它与歌谣等短篇韵文作品区别开来，作为民间文学中韵文作品的一个大类而存在，这是符合事实的。多年来，笔者讲授民间文学时都是这样分类，效果很好，后来又写入《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一书中。目前已为学术界所接受……一般文学分类法是三分法：抒情文学、戏剧文学、叙事文学。这三类在民间长诗中都有所表现，但诗剧（戏曲）有说有唱、韵散相间，作为戏剧类独立存在，

^① 刘守华、巫瑞书主编：《民间文学导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②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③ 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④ 段宝林：《中国史诗博览》（下篇），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所以在民间长诗中只有民间抒情长诗与民间叙事长诗两大类，虽说有的作品也有些戏剧成分，但那只是次要的成分而已。”^①

段宝林先生在明确提出民间长诗定义的基础上，还梳理、评析了一些关于民间长诗的有争议的问题：

其一，不赞同长诗只是叙事诗的观点。认为长诗还应包含抒情长诗这一种类的作品，诸如彝族的《我的么表妹》，白族的《青姑娘》（段先生在此提到了白族的《青姑娘》，哪怕仅只是一笔带过，也觉得如此亲切和骄傲了），傈僳族的《逃婚调》，纳西族的《相会调》，等等。

其二，不赞同史诗和民间叙事诗并列的观点。认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民间叙事长诗本身就包含了史诗及爱情婚姻题材的叙事诗，因为叙事诗是总概念，史诗是分概念，“史诗是历史题材的叙事诗，是叙事诗的一个组成部份，是一个分概念，同总概念（叙事诗）不是一个层次上的”^②，如撒尼人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等不属于史诗，但属于爱情婚姻长诗。

其三，不赞同史诗只有英雄史诗的看法。认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史诗除英雄史诗外，还有许多神话史诗（涉及创世神话内容、洪水神话内容、射日神话内容、民族迁徙内容等），如白族打歌《开天辟地》（又一次提到白族的），彝族的《梅葛》《阿细的先基》，苗族的《苗族古歌》，纳西族的《创世纪》等就属于此类史诗。

其四，认为曲艺、戏曲唱词或可单列一类，或可归为民间长诗一类，有待深入探讨。

二、白族民间长诗的界定

段宝林先生对“民间长诗”的定义及对相关争议问题的梳理及观点，对本课题的研究无疑颇具启发性。只是，具体到白族民间长诗仍然有必要再对一些具体问题、具体情况再作些具体的思考与探讨。

这得从白族民歌说起。白族民歌与其他民族的民歌一样是靠民众口头创作、传播和承袭的文学现象，主要流行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的大理市、剑川县、洱源县等白族聚居相对密集的地方，尤以剑川县最为流行，此

^① 段宝林：《中国史诗博览》（下篇），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② 段宝林：《中国史诗博览》（下篇），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地历来被称为“白曲之乡”。生活在苍山洱海间的白族男女老幼，几乎人人都能唱民歌，无论上山下海，还是田间劳作，只要有人开了头，就会此呼彼应，歌声不绝于耳。若逢民俗节庆，特别是剑川石宝山歌会期间，更是盛况空前。届时，丽江、大理、剑川、洱源、兰坪等滇西北三州八县的白族群众，都会不约而同地汇集到“白族歌城”——大理剑川石宝山，弹弦对歌，以歌觅偶，同时求福求子，拜佛祈福……这是白族人民民风民情的集中体现，是白族人民“万人对歌，白曲盈谷，山欢水笑，纵歌纵情”的狂欢和陶醉，是“千年歌会千年调，千年白曲情悠悠”的浪漫与畅快！

在白族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开水泡茶茶更甜，有盐炒菜菜更香，白子爱听白族调，开心又会舒畅。”可见，白族民歌与白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情感表达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白族民歌的唱词从篇幅上讲，可分短歌、长歌两大类，它们都讲求严谨的格律，歌词结构为“七七七五”或“三七七五”，即第一句为七个字或三个字，第二、三句为七个字，第四句为五个字，俗称“山花体”。四句为一段，两段或若干段为一首，首句起韵，逢双句押韵。

其中，短歌又称“白族调”，是白族民歌的主体，在白族民间最为普及，白语称为“拜枯”（“拜”即白族，“枯”即曲调）。最常见的为每首八句，由两节构成，多为即兴对唱。田间地头、山间河畔，以及三月街、绕三灵、本主节等民俗节庆场合中，人们都会听到或悠长悦耳，或热烈娇俏的不同感觉的白族调。白族调是白族群众最喜闻乐见、最得心应手的民歌形式，是白族人民表情达意、沟通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

这里要重点提及的是民歌中的长歌，长歌俗称“本子曲”，它有故事，有人物，一唱就是一本，为了区别于短小的白族调，故称“本子曲”。它是在白族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唱腔与白族调相同，基本格式也是“七七七五”式或“三七七五”式，但它由若干段组成一首，讲求格律、押韵。长歌的流传，除由“艺人带徒弟，口耳相会外，还常以古白文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因世代传承，经过艺人的不断修改和完善，形成了大批珍贵的白族文字文献”^①。白族长歌一般由歌唱才能出众的歌手、艺人进行职业或半职业的演唱。演唱时，表现出浓郁的民族色彩，常由男歌手身挂龙头三弦伴

^① 张文、陈瑞鸿主编：《石宝山歌会传统白曲》，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奏，或自弹自唱；或一人伴奏，一人唱；或一人伴奏，两人、三人对唱。很少动作表演，主要是以声传情。均以第一人称的语气来讲述，歌者陶醉其中，娓娓道来，听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在演唱和聆听中，歌者与听者都会不知不觉中获得审美的愉悦，情感的熏陶，道德的启蒙，心灵的舒畅！

长歌的篇幅相对较长，少则几十行，多则达上千行，如已故著名白族学者徐琳女士收集整理的《黄氏女对金刚经》有 860 行；白族学者张文、陈瑞鸿根据刘举才抄本及民间流传唱本整理翻译的《黄氏女对金刚经》就长达两千多行；而且，长歌基本上都是演唱虽不太复杂，但有一定情节内容，有一定人物形象的故事，基本上都是采用“七七七五”或“三七七五”的格式，并讲求格律、押韵。

所以，长歌（本子曲）中的唱词就是一首长诗——这就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对象。

基于篇幅长、有一定故事情节、讲求格律和押韵这几个划分标准（尤其是前两个标准），古老的白族打歌体诗歌，如《创世歌》等也将被列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

白族著名学者李缵绪认为，“‘打歌’是白话音译，即游戏、玩耍、娱乐的意思”，“是在结婚和庙会等特别场合才进行的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游戏，是从形式到内容都很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① 打歌究竟产生于何时，已无法考证，但从打歌的社会内容看，诗歌产生的时间较早，可能与白族先民的游牧生活有关。我们不难想象，远古时代，人们高山游牧，气候寒冷，既无遮风避雨之处所，更无应急避险之条件，环境艰苦至极！于是便会本能地就地取材，点起一堆篝火以取暖，同时也借此驱逐野兽，期间便会投足以歌。这种本能地应对恶劣环境的方式方法，既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风寒，又自觉不自觉地娱乐了身心，久而久之，演化成了“打歌”。

随着生产生活的进步，打歌除了身体本能的避寒所需、自娱自乐外，“还用来传授生产知识、生活知识和历史知识，也用以娱乐鬼神”^②。白族民间谚语“老的不讲古，小的失了谱”，说的就是白族打歌的传古作用，也意味着打歌是白族先民最早智慧的体现！而今，打歌主要在大理州的洱源、鹤

^① 李缵绪：《白族文学史略》，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5 页。

^② 李缵绪：《白族文学史略》，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 页。